

留學中國再受「黨化教育」的茶毒嗎？

林玉体 / 考試院考試委員、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文教人權委員會委員

現在的中國，是個極權專制的國家，馬列思想當道，共產主義獨尊；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這種國家，一切皆為政治服務，教育當然也不例外，尤其是高等教育。

中國人真是不幸，綿延一、兩千年的帝王專制措施，危害數以億萬計的無辜百姓，虧得1912年推翻此種存在於世界最長久，也最不人道的政權；但不幸，以「民」為國者皆名不符實，繼「帝」制之後的兩個政黨及政權——中國國民黨之「中華民國」及中國共產黨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竟然無所不用其極的厲行各自政黨的「黨化教育」。前者還將該種災難帶到台灣來，使台灣的師生在戒嚴時代親領「三民主義」的「黨化教育」之肆虐；幸而台灣民主化之後，此種夢魘已漸消失。但是中國的師生則沒有此種福氣，快一百年了，仍然在學術研究及學校活動中，橫行無忌的貫徹共產主義的黨化教育，心態上早已像西哲柏拉圖所比喻的「洞穴」中，視昏暗為光明，以虛幻為真實；牢不可拔的意識形態以及大中國情懷，是名符其實的「意底牢結（ideology）」。「教育」作為政客遂其政黨目的的手段，在極權專制的國家，的確是功效神奇的高。教育超然，學術獨

立，研究自由，師生自立等教育進步所必備的條件，在中國是無一擁有，且嚴重缺乏。中國人身不由己的吞食其毒藥還情有可原，令人深感不解的是，台灣的下一代已稍見曙光之際，為何急急忙忙的往火坑裡跳，向黑暗進軍，甚至有一窩風的「哈中熱」；成群結隊到中國大學註冊者有之，三三兩兩向中國的「學術」機構申請進研究所者，也呈現眼前！難道台灣的師生，在台灣呼吸黨化教育的污氣還覺不足，深盼再到黨化教育之污氣更深的中國，全身（心）薰黑才肯死心嗎？

一、中國之黨化教育，一波比一波深

自1949年中國共產黨擊敗中國國民黨而定都北京之後，迄今所厲行的教育，成為「建立及統治國家的工具，負有促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和支持共產政治體系的責任。」政治與教育打成一片，且明目張膽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主導的思想意識體系，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確定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基本目的之一，就是「對社會成員灌輸共產主義的政治思想，幫助他們建立新的共產主

義價值觀、信念、態度、思想和感情，使與共產主義的政治意識配合，進而鞏固共產政權的基礎。」¹

代表中國共產黨喉舌的機關報《人民日報》於1958年9月20日說：「教育工作一定要由黨領導。」² 因之每所學校裡，都設有一黨委員會及一業務委員會，來掌控該校的一切教學活動，黨化教育的具體措施如下：

1. 1951—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推行以「改造教師思想」為目的的學習活動，換句話說，就是要清洗教師過去所受的三民主義式的黨化教育，轉而堅信共產主義。

2. 既以蘇聯為師，全面倒向這個共產祖國時，於1953年創辦了以「蘇聯高等學校為榜樣」的中國人民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作為全國高等學校學習蘇聯的先導。

3. 課程改革上，廢除政治上的反動課程，開設新民主主義又革命的政治課程；教材方面，則不分青紅皂白的向蘇聯學習。1953年年底，「當局」辦了一系列的教材研討會，要求：

蘇聯教材的內容，是有嚴格的科學的特性的，是完整的，並且是有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的。我們作教師的人，應當深入細微地學習蘇聯教材，體會它的精神和實質，才能提高教學質量，避免產生不正確的觀點。³

4. 1958年在北京設一所正規的「科技大學」來發展尖端科學和技術，是中共最注目的高等學府，校長由中國學術研究最高的機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擔任，他在開學典禮上宣稱該大學必秉承政治掛帥和黨的領導。

5. 1966年解放軍建軍三十九週年，《人

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大學」，把毛主席著作列為必修課，《毛語錄》是中小學生要熟背的教材，大學生則研究《毛澤東選集》。中共之敬毛，猶如中國國民黨之尊孫、蔣一般。

6. 就是到了1978年「四個現代化」時期，文教有「四大堅持」：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共產主義是中國的最高領導，參加中國共產黨，是畢生最大的光榮。」這已是中國年輕學子的政治口號。黨化教育之深，比中國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中國大學，最欠缺「學術自由」

台灣人民由於受到中國國民黨「大中國主義」教育的影響，一向認為中國是「文明古國」；嚴肅來說，中國是「古國」，但卻不「文明」；中國之不文明，古代如此，現代也是如此。文明的效標之一，就是「學術自由」。

一般人一提到中國的大學，莫不以「北京大學」為例，說明該大學是「世界名大學」，不只在中國是Number 1，且也與一流大學不相上下，可以比美英國之牛津及劍橋，美國之哈佛、柏克萊、史坦福、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康乃爾，或日本之東京。殊不知在最近幾年以來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中國人（包括在台灣具有大中國意識者）所自豪的北京大學，連一百名都排不上，且也比台灣的台灣大學不如。

北京大學之享有此種「虛名」，是有必要進一步說明的。北京大學是中國最古老的大學，猶如哈佛大學是美國最早設立的大學，及牛津大學是英國最先創辦的大學一般。但現在的哈佛，不只在全球大學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的寶座，也歷久不衰；而牛津及劍橋也是名列前茅，聞風不動。但北京大學為什麼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呢？台灣大學教授陳鼓應曾到北京大學任教，但想盡辦法要返台，箇中原因，除了薪酬差台灣太多之外，學術自由之嚴重欠缺，是一大主因！學術自由是大學的生命，也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精神靈魂！不少人對北京大學的印象還停留在五四時代。沒錯，1919年的北大學生運動，使北京大學聲名大噪，名聞遐邇。當時由於力主學術自由的蔡元培以及一群具有民主素養的學者教授群聚北京大學所致。由1895年的京師同文館改制的北京大學，在二十世紀初期時，由於特重名師之禮聘，一時碩彥，皆以到北京求學及任教為榮，不只名教授如雲，名徒也輩出。北京大學之獲得佳名，由此而來！

但是中國政局之演變，也支配了北京大學的學術命運。1949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在痛心的離開中國時，曾期待北京大學有一天能再重享學術自由的學風，但胡適的嚮往，迄今還是落空。中國的政權轉移後，北京大學的一批學有專長又有民主風範的教授紛紛轉移到台灣來，尤其以台灣大學為大本營。北京大學的學術研究成績，幾乎就一落千丈了！北京大學在世界大學排行榜上，榜上無名，這可能就是主因！一言堂，「霸黜百家，獨尊馬列思想」，大學又那能成為「大」？觀乎台灣統派的政黨政客最近到北京大學演講，

由聽講者的表情及所問問題的性質，就可以看出作為北京大學學生的悲哀！

三、人之善性已變

人性尊嚴的要求，是作為文明國家最重要也最基本的訴求。但學術研究及講學受到外在及內在的控制時，「免於恐懼」之自由頓失。師生一旦生活於威脅中，則為了生存，一些奸詐欺騙、陰險、矯揉做作的技倆，就無所不用其極。人之善性相形失色，惡性則高漲。不只中國之黑心食品及黑心藥品充斥，偷渡犯也猖獗於世界，中國之形象已大損。全球人士一聽來者是從中國而來，大都臉色難看及不屑！此種人性之變質，也頻頻在高等教育學府裡。據報載有一「學業成績」優異的中國「學人」用心計較赴美深造，依中國政府規定，必須領有四千美元獎學金者，方可出國。美國大學的教授所申請的研究專案，經費分配只能支給兩千元，這位中國學生千求萬求，懇請美國教授能否在文字書信上寫明獎學金四千，而實質上只給兩千，以方便他符合政府條件；這位美國教授終於以提攜後進，尤其幫助落後的中國為由，甘願寫一封不實的I-20信函。萬萬沒有料想到，原以為是「民風純樸」的中國人，加上飽讀「聖賢書」的「知識份子」，一旦爭取到手後，在第一次領取「實質」上只是兩千美元獎學金時，竟然持教授的書面函件恐嚇擬到法庭控告拒發另一半獎學金的罪名。讓這位美國教授深感不解，明明講好的，雙方心照不宣的，卻變成教授毀承諾的口實；為了免於刑責，教授只好自掏腰包，但內心不停的思想，這是從那個國度來的「畜生」啊！

類似此類的負面報導，層出不窮；老兵

回鄉探親，親領親戚友人人性已變的事例，多得不勝枚舉。台商被騙，更是「呆商」的最痛！難道中國人會放過留學生嗎？不要一廂情願了。或許是在台灣，心地早已黑的人，一到中國之後，適應良好，原來同是一丘之貉，狼狽為奸；這種人如留在中國，則是助紂為虐之徒；如返回台灣，則是寶島的苦難；如四下到世界各國走動，必帶來「黃禍」。品德如此，知識更不值一談。因為中國大學的教學設備，師資水平，研究風氣，樣樣都「百般不如台灣」，更不用說先進國家了！迷途知返，猶未為遲！早日脫離苦海，不是一件幸運之事嗎？

在台灣的中国國民黨，再怎霸道與專政，但至少表面上與實質上，由於國際局勢的需要，不得不往美國傾斜，而「堅守民主陣容」，因之留美的台灣師生最多，導致於台灣在政治上已邁入民主國家之林，而大學教育之表現，也差堪安慰；相反的，中國共產黨一掌權之後，一切倒向

蘇俄，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更不例外。眾所週知，蘇俄是全球最典型的獨裁國家。中國留學生也以留俄為最大宗，而蘇俄高等教育的水平，在自然科學上是令人刮目相看，但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的造詣，則遠落在歐美及日本國家之後。1980年之後，中國的政治走向，雖改弦更張，選派大批留學生到西洋先進國家深造，但如果死拖共產主義不放，則文教成績是不可能一步登天，一蹴可幾的！從中國大學自己所公佈的世界大學排行榜，就可見一般。台灣學生要自比下流，自我作賤嗎？浪費數年寶貴光陰及金錢，不只是愚蠢之舉，且受毒害之深，更是罪不可恕！懸崖勒馬，回頭是岸！醒醒吧！台灣人！

【註釋】

1. 姚若冰編著：《中國教育，1949-1982》，香港：華風書局，1984，1。
2. 同上，5。
3. 同上，24。